

明代
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

杨 旸 袁闾琨 傅朗云



BB26/19

K248.07

5
2

杨 昉 袁 閼 琨 傅 朗 云

明代奴儿干都司
及其卫所研究

中
州
书
画



B 012046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对奴儿干都司及其属下一百八十八个卫所的地理位置作了考证，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奴儿干都司问题研究的专门著作。它对卫所的建置、体制、变迁、经济、文化以及明朝所实行的民族政策，作了较为全面、详尽的论述，时有自己的见解；对于永宁寺二碑文字的考释，也改正了目前通行的考释多处，增补了可识文字。

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

杨 珣主编 袁国琨 傅朗云编著

责任编辑 庄 昭

中 州 书 画 社 出 版

河南省驻马店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60千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00册

统一书号11219·15 定价1.21元

编 著 者 说 明

明朝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阶段。有关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问题，是研究明朝历史，特别是研究明朝东北地区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问题，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它涉及到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制度和边疆沿革及民族政策等方面。几十年来中外学者，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史学工作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有关研究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的专门著作，目前尚未见公开刊出；有的著作虽然谈到了卫所问题，也多不详尽。因此，有必要对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做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

《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一书，依据明代的官书、档案、地方志、文集、墓志、碑碣等有关记载，参考了清代中叶以前的重要文献，以及考古中发现的卫所印章和金毓黻先生《静晤室日记》（手抄本）中存藏的奴儿干永宁寺碑拓文照片（现藏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一些较深入、全面的研究和探索。

全书共分十一章，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明王朝对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的设置、体制、辖地、变迁、民族政策和经济发展的状况。书中共考订出一百八十多个卫所。这一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明代东北疆域，西起斡难河（敖嫩河），经石勒喀河，沿外兴安岭东达乌得河（乌第河），而至北海（鄂霍次克海），包括整个黑龙江流域南北地区和海东的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后来的清朝，早在建立“后金国”之前，又取代了明代对该地区的统治。

《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的编写，经过长期的努力。一九六三年开始搜集、整理资料。“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中断。粉碎“四人帮”，科学的春天来到了，我们才得以“重操旧业”，加紧工作，终于草成此书。屈指算来共花费时间十余年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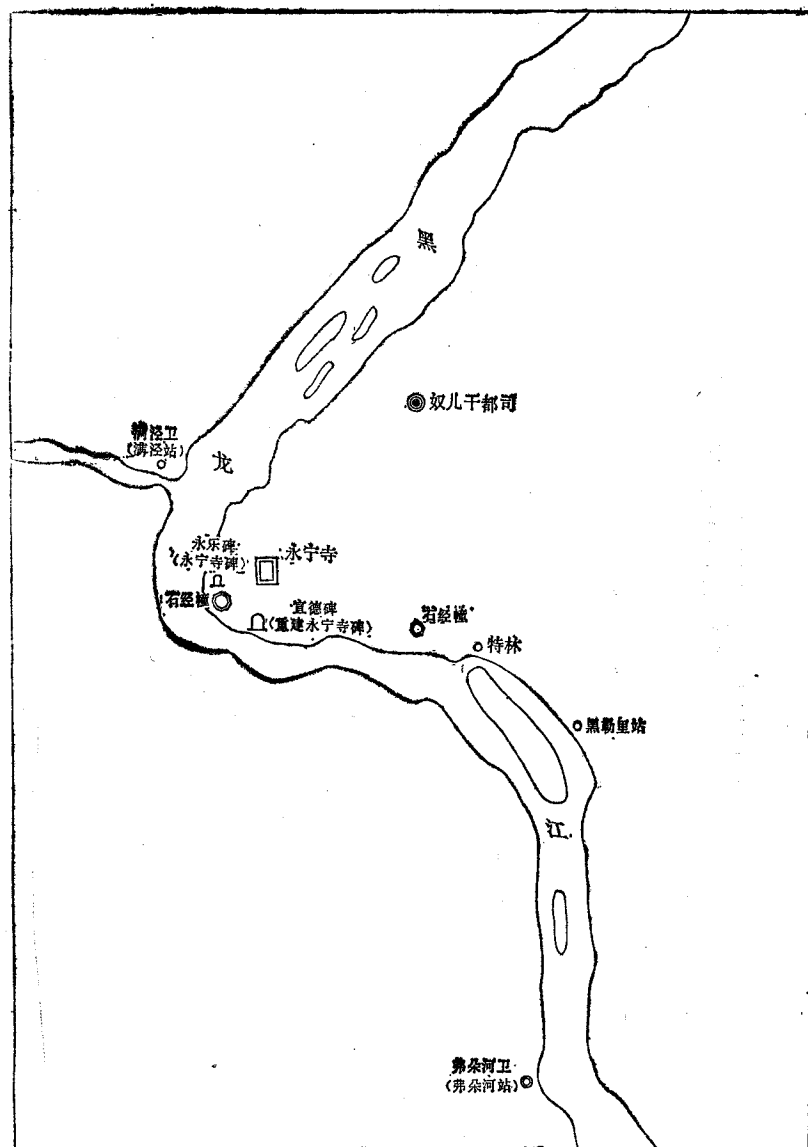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多蒙李洵、李健才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图书馆张复诸同志的大力帮助，特别是李洵、李健才二位先生审阅了本书编写大纲和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历史博物馆、北京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沈阳故宫、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馆、黑龙江省博物馆等单位，为本书提供了珍贵的卫所印章图版和重要的历史资料。此外，董果良同志为本书提供并校阅了书中引用的外文资料 and 一百八十余个卫所汉俄译名对照表。吉林省地理研究所的同志帮助本书绘制了有关的地图。特别是谭其骧先生虽身患重病，但仍于病榻上一丝不苟地解答请教的问题，遥寄书信给予指导。我们谨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一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敬请诸位学者不吝指教为幸。

编著者

一九八一年六月于长春

奴儿干都司治所附近示意图



目 录

编著者说明

第一章 奴儿干都司设立前, 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自古 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1)
一 唐朝以前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中原地区在政治、经 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	(1)
二 唐至辽、金历代政府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设置行政机 构进行管辖	(13)
三 元朝对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统治的加强	(17)
第二章 奴儿干都司设立前的辽东都司设置	(19)
一 辽东都司的设置	(19)
二 辽东都司属下二十五卫和自在州、安乐州的设置	(22)
第三章 奴儿干都司是明代在东北和北部边疆设立的地 方政权机关	(39)
一 奴儿干都司的设立	(39)
二 永宁寺二碑记的考释	(52)
三 奴儿干都司的建制	(68)
四 亦失哈等明代官员巡视奴儿干地区	(72)
第四章 奴儿干都司属下黑龙江上游地区的卫所设立	(84)
一 斡难河流域及呼伦贝尔等地区的卫所设立	(84)
二 嫩江流域的卫所设立	(92)
三 自漠河至精奇里江与黑龙江交汇处的黑龙江南北地区的 卫所设立	(100)
第五章 奴儿干都司属下黑龙江中游地区的卫所设立	(110)
一 自弗河至毕瞻河与黑龙江交汇处的黑龙江南北地区的卫所	(110)

设立	(110)
二 松花江流域的卫所设立	(113)
三 松花江与黑龙江交汇处至乌苏里江与黑龙江交汇处的卫 所设立	(152)
第六章 奴儿干都司属下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卫所设立 ..	(157)
一 伯力附近地区的卫所设立	(157)
二 沿黑龙江东行, 敦敦河附近的卫所设立	(160)
三 格林河地区的卫所设立	(165)
四 奇集湖附近的卫所设立	(169)
五 兴滚河地区的卫所设立	(173)
六 黑龙江口地区和库页岛的卫所设立	(178)
第七章 奴儿干都司属下乌苏里江流域及以东滨海地区 和图们江流域的卫所设立	(184)
一 乌苏里江流域及以东滨海地区的卫所设立	(184)
二 图们江流域的卫所设立	(203)
第八章 明政权对奴儿干都司属下卫所的羁縻政策	(220)
一 卫所官员任命、升降和承袭都由明朝政府决定	(220)
二 卫所必须听从明王朝调发戍守边疆	(227)
三 卫所必须按时缴纳贡赋	(229)
四 卫所间发生纠纷, 必须听从明王朝处理	(234)
五 卫所迁移和卫所人员迁居都要经明王朝批准	(235)
六 卫所必须执行明王朝政令	(237)
七 卫所辖地范围、并居和析置都要经过明王朝批准	(238)
第九章 奴儿干都司境内交通驿站的设立及其沿线城镇 的营建和发展	(241)
一 交通驿站的设立	(241)
二 交通沿线上的城镇营建和发展	(246)
第十章 奴儿干都司属下卫所女真人等与汉族人民的密	

切关系及女真人等的社会面貌	(253)
一 奴儿干都司属下女真人等与汉族人民的密切关系	(253)
二 奴儿干都司辖境内女真人等的社会面貌	(258)
第十一章 清继明后在奴儿干都司的统治	(263)
一 努尔哈赤等是明朝东北的地方官	(263)
二 清入关前就统一了奴儿干都司辖境的黑龙江、乌苏里江 流域等广大地区	(265)
三 清政权对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广大地区行使有效的管 辖	(274)
附录一 明代奴儿干都司属下卫所简表	(301)
附录二 明代奴儿干都司属下一百八十八卫所汉俄名对照 表	(312)
附录三 汉俄地名对照表	(319)
附录四 引用主要外文书籍译名对照表	(325)

插 图 目 录

图 一 黑龙江上源的风光	(2)
图 二 风景如画的黑龙江中游(德尔基悬岸)	(7)
图 三 黑龙江下游(德楞附近)	(8)
图 四 辽东都指挥使司经历司之印	(21)
图 五 辽海卫古碑	(23)
图 六 广宁左屯卫左千户所百户印	(26)
图 七 广宁前屯卫指挥使司印	(28)
图 八 宁远卫城的钟鼓楼	(29)
图 九 宁远卫指挥使司经历司之印	(30)
图 十 大石桥附近的明代太平山台	(33)
图 十一 占子河附近明代的永安台(土名新台子)	(34)
图 十二 自在州印	(35)
图 十三 安乐州印	(36)

图十四	《九边图》中的“辽东卫图”	(37)
图十五	永宁寺碑	(41)
图十六	永宁寺碑(碑表)	(42)
图十七	重建永宁寺碑(碑表)	(44)
图十八	曹廷杰光绪十一年考察奴儿干都司治所古遗址时所绘制的特林古碑图	(47)
图十九	永宁寺附近八角陀罗尼幢的残座	(48)
图二十	永宁寺附近的石经幢	(50)
图二十一	永宁寺碑(背面)女真、蒙古二体文	(61)
图二十二	永宁寺碑(侧面)汉、蒙、藏、女真四体文	(62)
图二十三	崔源墓志	(76) (77)
图二十四	宋国忠墓志	(79)
图二十五	木答里山卫指挥使司印(上、下)	(96)
图二十六	朵颜卫左千户所百户印	(97) (98)
图二十七	成讨温卫指挥使司印	(136)
图二十八	实山卫指挥使司之印	(140)
图二十九	禾屯吉卫指挥使司印	(143)
图三十	塔山左卫之印	(148)
图三十一	曹廷杰光绪十一年考察考郎兀卫古遗址额图时所绘制的“额图险要”图	(156)
图三十二	扎岭卫古遗址被沙俄占领后强建索菲斯克哨所的情形	(170)
图三十三	钦真卫古遗址被沙俄占领后强建马林斯克哨所的情形	(172)
图三十四	囊哈儿卫指挥使司印	(183)
图三十五	曹廷杰光绪十一年考察双城子卫古遗址时所绘制的双城子图,即“傅尔丹古城”和“朱尔根古城”	(195)
图三十六	曹廷杰光绪十一年所绘制的“海参崴图”中,标有	

	“青岛”二字	(200)
图三十七	毛怜卫指挥使司之印	(206)
图三十八	苏子河畔的灶突山(烟筒山)	(214)
图三十九	灶突山(烟筒山)上的“烟筒”	(215)
图四十	旧老城附近的夹哈河	(216)
图四十一	弘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记载关于海西忽鲁爱等 卫野人女真都指挥倒哈等四十三名进马事奏折	(231)
图四十二	阿什哈达摩崖所在地全景	(248)
图四十三	阿什哈达第一摩崖	(248)
图四十四	阿什哈达第二摩崖	(249)
图四十五	旧老城汗王殿的旧址	(265)
图四十六	老城北门的遗址	(266)
图四十七	乾隆四十年三姓副都统给库页岛姓长颁发的文 书	(280)
图四十八(一)	库页人	(282)
图四十八(二)	费雅喀人	(283)
图四十九(一)	顺治十年三月礼科史书封面	(285)
图四十九(二)	顺治十年三月礼科史书内容:礼部尚书郎丘关于使 狗地方谷发亨姓所属各屯等地缺貂皮题本(部分)	(286)
图五十	清朝官员在德楞地方向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居民 征收贡赋	(287)
图五十一	顺治十年三月礼科史书内容:礼部尚书郎丘关于 郭薄儿屯等地进贡貂皮题本	(289)
图五十二	黑龙江北岸精奇里江畔的中国村庄	(293)
图五十三	有银色刻纹的 球顶尖盔的零件(铁的)	(294)
图五十四	装饰品碎片 带有银色刻纹绣花铁肩饰	(295)
图五十五	清朝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居民使用的石碾	(297)

地 图 目 录

地 图	奴儿干都司治所附近示意图	(插页)
-----	--------------------	--------

第一章 奴儿干都司设立前，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一 唐朝以前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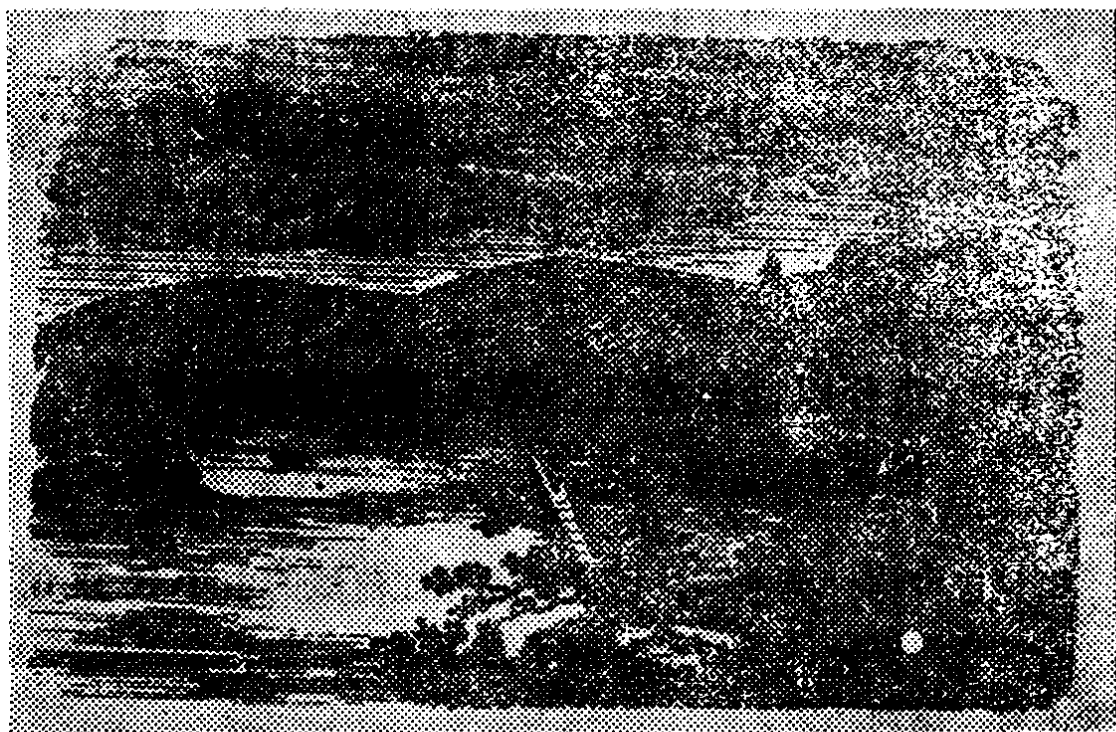
黑龙江古称“黑水”。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中华民族的祖先，因这条河水色绿黑而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当地土著居民还称黑龙江为“黑河”^①。

“黑水”一名，最早见于《山海经》。这部书中的“海内经”说：“北海之内，有山名幽都之山，黑水出焉”，这里表方位的“内”字，在古汉语中为“阳”和“南”的意思。而“北海”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即历史上苏武牧羊的地方。一九四一年，于贝加尔湖区的卡拉斯诺雅尔斯克，发掘一座纯汉代式的中国建筑遗址，郭沫若同志考证说：“在贝加尔湖区有此发现，则苏武牧羊处的北海便是贝加尔湖，可以毫无疑问了”^②。冉照德、陈直主编的《汉书选》注二也说：“北海，今苏联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因此，“北海之内”即是北海之“南”，也就是贝加尔湖之南。贝加尔湖之南的幽都山，即是今天的肯特山，所以

^① 西清：《黑龙江外记》。

^② 郭沫若：《苏联纪行》第136页，1946年，中外出版社。贝加尔湖原系突厥语（一说是雅库特语），意为“水产丰富的湖泊”。我国汉代称“北海”，清入关前亦称“北海”，18世纪初图理琛撰写的《异域录》称“柏海儿湖”，《大清一统志》称“白哈尔湖”。

发源于幽都山的黑水，就是发源于肯特山的黑龙江上源（见图一）。



图一 黑龙江上源的风光

（采自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

黑龙江到隋朝时还称黑水。黑龙江之名大约起于唐代^①。辽以后，则普遍称之为黑龙江。在我国古书记载中，黑龙江还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如称黑龙江为“完水”（《北史》）、“望建河”（《旧唐书》）、“室建河”（《新唐书》）、“石里罕”或“石里根”（《金史》）、“乌江”（《盛京通志》载康熙玄烨《泛松花江》诗）、“乌龙江”（《清陵神功圣德碑》）、“萨哈连乌喇”（《黑龙江志稿》）等等。

我国少数民族对黑龙江的称呼也不同。长期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我国满、蒙古、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赫哲、费雅喀等族人民，同汉族一起对开发黑龙江流域广阔的土地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语言文化，特别是曾经一度居于全国统治地位的满族

^① 金毓黻主编：《东北要览》第4页。

和蒙族的语言文化，对东北地区的影响极大，在黑龙江流域的地理名称上深深打着各自的烙印。满族世代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所以这一带许多山川地名都来自满语。满族称黑龙江为“萨哈连乌喇”^①，亦作“萨哈林乌喇”。“萨哈连”是“黑”的意思，“乌喇”是“江”的意思。黑龙江口的库页岛也名叫“萨哈林”，就是从这个词来的。库页岛的满语全称是：

“萨哈连·安嘎·哈达”意为“黑水口外的山崖”^②。汉语叫“库页岛”，又叫“黑龙江岛”或“黑龙江屿”。

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在明末清初同为索伦部，散居在贝加尔湖以东，牛满河（布列亚河）以西，外兴安岭以南，嫩江以北的广阔地区。他们同满族、蒙古族和汉族都有密切的联系，各民族间相互吸收对方语言成分，各有偏重。据西清考察，“索伦（鄂温克）语多类满洲，达斡尔语多类蒙古，听之即熟，觉其中皆杂汉语”^③。达斡尔族称“黑龙江”为“卡拉穆尔”，意为“黑河”。

赫哲族是我国现有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赫哲古名谓“黑斤”、“赫金”、“黑哲”等。他们叫黑龙江为“满可”，与“马木”音近。

费雅喀族的祖先自古居住在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他们同汉、满、蒙古族的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称黑龙江为“马穆”^④，近似赫哲语“满可”。

蒙古族，是我国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蒙古族的祖先是古代室韦族。史书中的“蒙兀室韦”就是古代室韦族的一支，唐代散居在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汇合处的南岸，后来游牧到鄂嫩河

①④ 《黑龙江志稿》卷3。

② 荷尔德：《中华帝国志》卷4。

③ 《黑龙江外记》卷6。

流域。因此，黑龙江流域许多山川地名都有蒙语称呼。蒙语称黑龙江为“哈拉穆伦”，蒙文写作“多彥”，用拉丁文注音为“harmoron”，意为“黑水”或“黑河”。汉字音译的“哈拉穆伦”，又写作“喀喇穆连”，“哈拉——穆伦”^①、“喀喇木伦”^②、“卡拉木伦”、“撒哈儿兀鲁”^③、“阿穆尔”等。这是同名异译或一名多种写法的结果。“哈拉”、“卡拉”都是从蒙语“多”一字来的，是“黑”的意思；“穆伦”、“木伦”、“穆连”都是由蒙语“彥”一字来的，是“江”、“河”的意思。“阿穆尔”，则是“哈拉穆伦”(Harmoron)快读的音，由俄语发音畸变而正好称为“阿穆尔(Амур)”。因此说俄国人称黑龙江为“阿穆尔”一词是源于中华民族成员之一的蒙古族语言。

但是，苏联有个叫马尔的“学者”硬说：“阿穆尔”是俄语固有词，在古代表示“河”的意思^④。他的根据是“阿穆尔”同哈萨克语 Имар 一词相近。其实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蒙语同哈萨克语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又怎能说“阿穆尔”是俄语固有词呢？就是俄语中和 Амур (阿穆尔) 同音的另外两个词也不是俄语固有词，其中一个源于拉丁语 Amor，是古希腊爱神爱罗斯在诗歌中的名称，是典型的外来语。另一个词意为“中国的草鱼”，这种鱼分布在我国广大水域^⑤，而俄国境内没有。据我们考证，

“阿穆尔”绝非俄语固有词，而是中国境内的蒙古语词，除上文提到的理由外，还有以下几条根据：首先，在成吉思汗时期，我国蒙古族就称黑龙江为“阿穆尔”。勃兰脱著的《德国在远东的利益》一书有这样的记载：“阿穆尔系蒙古语。在成吉思汗远征

① ③·М·莫柴也夫：《中国的东北》1959年中译本，第28页。

②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3，第12页。

③ 《黑龙江志稿》卷3载：黑龙江“《元史》作‘撒合儿兀鲁’”。

④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2卷，第307页。

⑤ 《苏联小百科全书》第3版，第1卷，第355页。

土耳其时遗落的《中国版图地輿志》中就有阿穆尔之名”^①；其次，早在元朝于雅克萨附近设的一个哨所就叫“阿穆尔喀伦”，意即“黑龙江哨所”或“黑水哨所”，在《黑龙江志稿》卷三中有所记载；还据《盛京通志》卷二十七记载：距齐齐哈尔城东北方向三千五百里外，有一条小河，发源于马库山（马乎山）西入额密勒河（下游是亨滚河即今阿姆贡河），也叫“阿穆尔河”，该书指出：“阿穆尔河，蒙古语”；也有不少苏联学者认为“阿穆尔”一词是蒙古——通古斯部落对黑龙江的称呼“哈拉穆伦”（即“黑河”畸变的音）^②。英国不少学者也发表过同样的见解^③。M·C·波德纳尔斯基编的《地名辞典》说得更明确：“‘阿穆尔’一名源于蒙语‘阿穆尔’一词”；另外，史禄国著的《北方通古斯族之社会组织》一书说：“黑龙江，满语称为‘萨哈连乌拉’，达斡尔语称为‘卡拉穆尔’，意即‘黑河’。俄国人最初在黑龙江两岸碰到的是达斡尔人，并且从那里知道这个称呼，而将黑龙江称为‘阿穆尔河’。”^④达斡尔语和蒙古语属于同一语系。据桑席也夫考证：“达斡尔语表现一种带有十四、十五世纪蒙语特征及大量通古斯——满洲语成分的蒙古语”^⑤格·斯·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也曾引波贝的语言学结论说过：古代达斡尔人“说的是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古代蒙语”^⑥。只要把达斡尔语“卡拉穆尔”一词同蒙古语“哈拉穆伦”一词比较一下，就可看出，俄国人最早从达斡尔族人民那儿听到的“阿穆尔”一词也是源于我国蒙古语的词。

① 勃兰脱：《德国在远东的利益》1932年柏林出版，第127页。

②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2卷，第307页；《苏联西伯利亚百科全书》第1卷，1929年第95页。

③ 《大英百科全书》第1卷，第836页。

④ 史禄国：《北方通古斯族之社会组织》1933年上海英文版，第22页注二。

⑤ 桑席也夫：《蒙古系统的语言和方言》，载《东方研究集刊》第4册，第35页。

⑥ 格·斯·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古代的黑龙江沿岸》，载《阿穆尔流域地志博物馆与东方志学会丛论》第2册。

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人的见解，其共同点是，都承认“阿穆尔”一词是来自中华民族的语言。如Э·М·莫柴也夫说：“阿穆尔这个名称可能是向基里亚克（费雅克）人那里借来的，他们那里‘阿穆尔’（Амур）即‘达穆尔’（Дамур），是‘大河’的意思。”① Л·里舍斯认为“阿穆尔”一词源于鄂温克语“阿玛尔”，即“大河”的意思②。И·菲舍尔则认为“阿穆尔”一名源于居住在鄂霍次克海附近的满族语和基里亚克族语言，是“河”的意思③，等等。关于源于我国哪一民族的语言及其含义是什么，众说纷纭。这是因为他们对我国古代黑龙江沿岸各民族的历史、语言不够了解的缘故。至于把“阿穆尔”说成是“马木”的对音④，这是因为“阿穆尔”读音不清晰时接近含混不清的“马木”，其实这只是一个巧合。

有趣的是，有的著作把“阿穆尔”解释为“平安”、“祝君平安”的意思⑤。这是由于蒙语词“哈拉穆伦”（用拉丁文标音为harmoron），快读时一些音不清晰，变成“阿穆尔”（用拉丁文标音为Armor），这时和表示“休息”、“平安”、“祝君平安”的另一蒙语词“埃莫尔”⑥的音十分相近，以致被误认为“阿穆尔”为“平安”之意。

总之，“阿穆尔”名称源于中华民族成员之一的蒙古族语言，并且意为“黑水”，这是有确凿根据的⑦。

① Э·М·莫柴也夫：《中国的东北》科学出版社，1959年译本，第28页。

② 《全苏地理学会通报》莫斯科1951年出版，第2册，第200—203页。

③ Э·М·莫柴也夫：《中国的东北》科学出版社，1959年译本，第29页。

④ 马克：《黑龙江旅行记》1859年彼得堡出版，第155页。中译本220页。

⑤ E·G·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1861年伦敦出版，第162页注；M·C·波德纳尔斯基：《地名辞典》1954年出版，第19页。

⑥ 蒙古人相逢时宾主互道“埃莫尔”（即平安之意）和“勉顿”（参见马克：《黑龙江旅行记》，第17页）。

⑦ 何茂正、傅朗云、黄龙：《关于黑龙江的名称》，载《吉林师大学报》1978年，第3期。